

散文

# 石磨的记忆

■方珍



中原民俗园内景

看到进村路口上用石磨堆砌的门楼，我还是有些诧异，因为与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古色古香的中原民居里摆放着诸如镰刀、犁、耙等农用工具，院墙上悬挂着辫子的金黄色玉米和红红的辣椒……这是我想象中的中原民俗园的样子。所以，把石磨立起来的门楼创意还是颠覆了我的想象，不过，我蛮喜欢这种创意的，一个个石磨堆积起来的就是农村生活的厚重记忆。

“十一”黄金周，我和老公避开拥堵的旅游大军，到郸城宁平镇丁村乡大贺庄中原民俗园一睹芳容。

通往大贺庄的小路上镶嵌的一个个圆圆的石磨把我们引到了安静祥和的大贺庄，有些村民在院门口晾晒刚收获的花生、玉米、豆子……有些农家院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柿子，有些农家院里的丝瓜

自2013年至今，我的武侠三部曲小说终于尘埃落定。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努力得到了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我的作品打破了门户之见，从根本与仁义出发，就武技、历史、社会道德层面做到了三个贡献，特别是它立足现实背景、武技细节铺展开来，格外让人信服。

小说的背景，就是晚清时期的周口武林，后记写道：我的师门，正处于小说中的豫东大地。冷兵器时代的武备与武术，在晚清达到了巅峰状态，而豫东豫西因为地理地貌以及人文民生的关系，在这个特定时期，生发出特别的历史，正可谓晚清中国之缩影。

因此，我的师承，也既有出自晚清重臣、北洋大臣家族的寨堡武师一脉，也有来自商帮武行的镖师一脉，而且还有出身绿林刀客好汉的一脉，而这一切，却并非因为我一人四处拜师学艺，而是自晚清民国之时，它们就已经在前辈身上拧在一起，密不可分了。但这一切已成历史，所以我执笔写作。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也不断有读者问：作者是否武术世家出身？到底师承何人？所谓“张府武师传人”到底是什么人？

说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惶恐，因为引领

我接触到这一切，又传授我武艺的老师低调务实，对传人要求十分严谨，而且严禁卖弄学问，所以在得到广泛认可之前，我都没敢对外声张具体师承。

然而这也成了我心中沉重的遗憾，特别是对于成书作用最大的人，书中只字未提，仅有一张“见真精神”的拳照，支撑了作品的风骨。可就是这张拳照，引起了读者强烈的猜想，我也不得不诚恳交代，这位就是我的师父张勋亮80岁时展现周口形意拳鹰熊合演时的抓拍。

张勋亮先生，是周口名士张伯驹先生的侄子，也是多门类技艺的继承人，在文化部门任职多年，是河南非遗项目《回族秧歌》传承人，多部曲目编导，也是《项城戏曲志》的编撰者，他更是享誉豫东的武学大家张鹤年先生硕果仅存的弟子之一，而且身兼形意拳、心意拳、太极拳、青龙刀、龙凤剑、混元掌等多门绝学。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老一辈名门望族与武林人士的优良道统、硬朗骨气。

这些都对我触动很深，我把这种门风渗透到了字里行间。然而，即便我有了如此成绩，但如果不能把武术练好，也有被逐出师门的后果。这就是这一门的门风，我叩首百拜，感激不尽我的师门。

## 深秋（外三首）

■邵超

满树的硕果纷纷离去  
仅有的一颗干瘪的果子  
炫耀似的在树枝上悬挂

满树的叶子纷纷离去  
只有一枚飘摇的枯叶  
依恋似的在树枝上飘摇

其实那果子并不想炫耀什么  
它仅仅是在等待  
等待秋天一声温暖的道别

其实那枯叶并不想依恋什么  
它仅仅是在盼望  
盼望冬天一句贴心的问候

秋天的门已经虚掩  
冬天的门还未敞开  
只有树枝待在那里左摇右摆

## 流

河水一直在流  
白天流  
黑夜流

河水一直在流  
直了流  
弯了流

河水一直在流  
春夏流  
秋冬流

河水一直在流  
我不再来流  
我来了也流

河水一直在流  
越流越低  
漫过了我所有的清高

## 咀嚼着亚瑟·叔本华的话

人，要么庸俗  
要么孤独  
——咀嚼着亚瑟·叔本华的话  
我不禁对着哲人发问——  
非常抱歉  
我不想庸俗，又不想孤独  
怎么办  
没有答案。我翻来覆去  
最终决定  
——用我的庸俗去抵御  
那形单影只的孤独  
再用我的孤独，去打败那些  
低迷不堪的庸俗

去掉庸俗和孤独  
我竟然想不出  
一个人的躯壳里，还能剩下什么

## 发泄

你捅我一刀  
我再捅你一刀

你捅我一刀  
我再捅你一刀

你倒下了  
我却站着

我只好捅自己一刀  
然后和你倒在一起

其实这是我在写诗  
没有你，也没有刀



# 感激师门

■孙龙庆

我接触到这一切，又传授我武艺的老师低调务实，对传人要求十分严谨，而且严禁卖弄学问，所以在得到广泛认可之前，我都没敢对外声张具体师承。

然而这也成了我心中沉重的遗憾，特别是对于成书作用最大的人，书中只字未提，仅有一张“见真精神”的拳照，支撑了作品的风骨。可就是这张拳照，引起了读者强烈的猜想，我也不得不诚恳交代，这位就是我的师父张勋亮80岁时展现周口形意拳鹰熊合演时的抓拍。

张勋亮先生，是周口名士张伯驹先生的侄子，也是多门类技艺的继承人，在文化部门任职多年，是河南非遗项目《回族秧歌》传承人，多部曲目编导，也是《项城戏曲志》的编撰者，他更是享誉豫东的武学大家张鹤年先生硕果仅存的弟子之一，而且身兼形意拳、心意拳、太极拳、青龙刀、龙凤剑、混元掌等多门绝学。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老一辈名门望族与武林人士的优良道统、硬朗骨气。

这些都对我触动很深，我把这种门风渗透到了字里行间。然而，即便我有了如此成绩，但如果不能把武术练好，也有被逐出师门的后果。这就是这一门的门风，我叩首百拜，感激不尽我的师门。